

## “觚不觚”再释

李 凯

摘要:《论语·雍也》“觚不觚,觚哉!觚哉!”一句因语境模糊令人费解。从考古资料出发,青铜觚是酒器,从商早期出现一直持续使用至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漆木觚的出现替代了青铜觚。孔子所感叹的觚,可能是漆木觚,亦可能是觶。“觚不觚”表达了他对此器失去殷人风格的失落,对社会变迁的感慨。

关键词:论语; 青铜觚; 漆木觚; 觶

中图分类号:K8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5-0090-03

图一 兽面纹觚

河南新郑望  
京楼出土



“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句,因为语境模糊很令人费解。何晏《论语集解》说:“以喻为政不得其道则不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说:“觚,棱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简,皆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盖当时失其制而不为棱也”。孔子的用意人们大体可以清楚,是说“觚”的形制已面目全非,由此引发对当时社会的感叹。但是,古人的解释并不能让人信服。朱熹猜测觚可能是酒器,也可能是木简,说明他已经说不清觚是什么了。而他所认为觚没有棱,是因为“当时失其制而不为棱”的缘故,这种解释也不符合商周考古材料。因为早在商代,觚就有相当数量是没有扉棱的,如河南新郑望京楼出土的商代早期的兽面纹觚(图一)、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商代中期的夔纹觚(图二)、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的商代中期的镂孔雷纹觚<sup>[1]</sup>(图三),

图二 夔纹觚

河南辉县琉  
璃阁出土



图三 镂孔雷纹觚

湖北黄陂盘龙  
城出土





图四 旅父乙觚  
陕西扶风庄白出土



图五 兽面纹觚  
陕西扶风庄白出土



图六 鳞纹觚  
陕西扶风庄白出土

并不是东周礼崩乐坏才没有棱。所以对“觚不觚”的解释,还应从考古资料出发进一步探讨。

青铜觚是酒器。现在考古学界所称之觚,是沿用宋代人所定的名称,考古出土的觚尚没有自名为觚的例子。但至今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推翻宋代人的定名,从文献中与觚相关的记载看,这个名称基本是可靠的。觚在商代早期已经出现,并且盛行于商代,觚与爵、与斚常常一起出土,形制为带有圈足的喇叭形容器,有的颈部有蕉叶纹,喇叭口与圈足直径较大而中腰较细,一般在该器中段、圈足附近的部位装饰商代常见的兽面纹、云雷纹、乳钉纹等纹饰,有时圈足也有大十字孔。

青铜觚的使用一直持续到了西周早期,但这一时期的青铜觚已经开始衰落,一改商代的繁缛花纹,器身变得素雅轻巧、简约明快。如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旅父乙”觚、兽面纹觚与鳞纹觚,时代为西周早期。“旅父乙”觚大口细腹,有圈足,上部素雅无纹饰,仅在圈足上饰以虎耳龙纹,上下装点目雷纹(图四)。兽面纹觚仅在圈足以上有简单松弛的兽面纹(图五);鳞纹觚腰部非常纤细,通体颀长,鳞纹已非殷人风格(图六)。到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觚退出历史舞台。有学者认为漆木觚替代了青铜觚,考古发掘可以见到这种情况<sup>[2]</sup>。

那么孔子所感叹的觚,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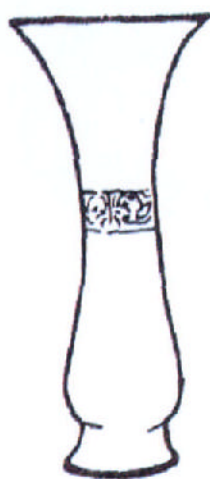
笔者推测,两种可能是存在的:一种可能就是有学者认为的代替了青铜觚的漆木觚,另一种可能就是觶。在西周以后,与觚相关的另一种酒器——觶还在礼仪中发挥着作用。文献中往往觚、觶分不清楚,《周礼·考工记·梓人》:“梓人为饮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郑玄云“当为觶”。《仪礼·燕礼》“主人北面盥,

坐取觶洗”,郑玄云:“古文觚皆为觶”。又“公坐取宾所媵觶”,郑玄云:“今文觶又为觚”。觚与觶字形相似,并且用途也相差无几。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说的觚就很有可能是青铜觶。

青铜觶可分为扁体觶与圆体觶两种。扁体觶为椭圆体侈口束颈,深腹而带有圈足,圆体觶形似侈口小壶<sup>[3]</sup>。此两类在商代晚期与西周早期皆有,而圆体觶延续到东周。虽然西周晚期的青铜觶甚罕见,春秋初期的亦未见著录,但春秋晚期的徐国一度出现圆体觶,《商周彝器通考》图590、591的徐王义楚卣(觶)(图七)、徐王卣(觶)(图八)就是例子。觶又称卣,音近字通<sup>[4]</sup>。徐王义楚卣(觶)、徐王卣(觶)纹饰素雅,有比较细的颈,喇叭口,器腹下垂,有圈足,除器腹下垂外在形制上与觚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它的年代已经与孔子的生活时代基本一致了,有可能孔子见到的就是这样的器



图七 徐王义楚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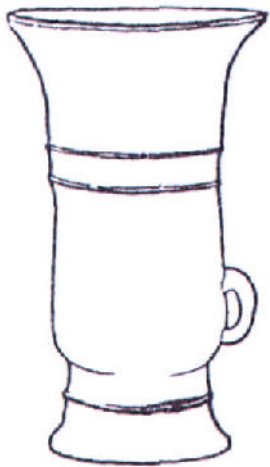
图八 徐王卣

物。

春秋时的青铜觶或者漆木觶,较商代与西周早期的觶而言,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致使孔子如此感叹呢?

张懋镠先生的研究给人们提供了视角。周人克商以后建立新政权,然而两个政权的更迭,并不与两种文化的更迭合拍。“任何一个朝代的早期阶段,都存在着既反映前朝文化特点又反映当代文化特点的器物。随着文化的演进,前朝的文化残余逐渐消失,其中部分融合于当代文化之中,文化差异缩小乃至趋同,器物上只见当代文化的特征了。”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具体而言,“殷遗民在投诚新朝之后,对旧有的殷商文化眷恋不已,因在接受新朝文化的时候,总不免进两步退一步,”表现在青铜器上,就是商代青铜器的许多风格,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仍旧很浓重,比如西周早期青铜器还常见殷人的族徽、日干名、饕餮纹、云雷纹等等,殷人风格因素占有主导地位。西周早期偏晚的时候,周人自身风格因素在青铜器上日益显示出来,至西周中期周人的风格才正式确立,此时周人的窃曲纹、环带纹、重环纹、瓦纹等典型特征大量出现,殷人风格基本消失<sup>[5]</sup>。商代与西周早期是青铜器中殷人风格盛行的时期,这与觶、觶的大量使用是一致的,说明觶、觶是殷人青睐的器形。

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时代,青铜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它被漆木觶取代,漆木觶不可能像青铜器那样铸造繁缛的殷人纹饰,觶虽有零星出现,但造型非常简单,已经放弃了殷人的繁缛风格。比如《商周彝器通考》图586的弦纹有夔觶(图九),时代为西周中期,该器素雅



图九 弦纹有夔觶

无华,只有三道弦纹作装饰。春秋时期的徐王义楚卣(觶)、徐王卣(觶)亦是如此简约。总之,孔子时代看到的漆木觶或者青铜觶,都不可能带有浓墨重彩风格。

孔子是殷人之后,虽然他作为一代思想家曾膺服于周人伟大的制度文化,但他对殷民族也存在着浓厚的感情。《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临终前对子贡说:“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足见殷人的文化在孔子身上打下了非常深刻的烙印。觶、觶本为带有明显的殷人风格、受殷人青睐之物,可以想见,当孔子面对早已丧失殷人风格的漆木觶或者青铜觶无疑会激起他对历史沧桑变迁的感喟与思考,这应正是他感叹“觶不觶,觶哉!觶哉!”的原因。

综上所述,孔子之所以有“觶不觶,觶哉!觶哉!”之叹,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没有了殷人风格的漆木觶或者青铜觶,引发了他对历史、社会变迁的感慨。聊备一说,向方家请教。

图片来源于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3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科学出版社,2002年)以及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

#### 注释

[1] 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69-171页。

[2] 同上,第172页。

[3] 同上,第173、175页。

[4] 经王国维先生研究,觶、觶、卣、卣尊、卣卣,读音近似,数器本为一物。见王国维《释觶、觶、卣、卣尊、卣卣》,《观堂集林》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291页。

[5] 张懋镠《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考古学报》2005年第1期。